

蒲公英家族

儿童文学
金牌作家书系

1

宝珠

PEARL

连城
著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儿童文学
金牌作家书系



蒲草家族

1

宝珠

PEARL

连城

著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蒲草家族. 1, 宝珠 / 连城著; 华张一, 路久华绘
——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8.6
(《儿童文学》金牌作家书系)
ISBN 978-7-5148-4712-3

I. ①蒲… II. ①连… ②华… ③路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93612 号

PUCAO JIAZU 1:BAO ZHU
(《儿童文学》金牌作家书系)

出版发行: 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学谦

著 者: 连 城
美术编辑: 高 煜
责任校对: 张 莉

责任编辑: 范艳妮
封面图画: 华张一
插 图: 路久华
责任印务: 厉 静

社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

邮政编码: 100022

总 编 室: 010-57526070

传 真: 010-57526075

编 辑 室: 010-57526286

发 行 部: 010-57526568

网 址: www.ccppg.cn

电子邮箱: zbs@ccppg.com.cn

印刷: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660mm × 980mm 1/16

印张: 13

2018 年 6 月第 1 版

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44 千字

印数: 1-8000 册

ISBN 978-7-5148-4712-3

定价: 28.0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 (010-57526718) 退换。

001	第一章	小大姐，小二姐
026	第二章	添了一个新妹妹
048	第三章	苦味蜂蜜茶
061	第四章	叫魂
082	第五章	抬龙王的日子
103	第六章	有人给福姑做媒
123	第七章	药铺里的郭先生
146	第八章	雪天里蜡梅香
167	第九章	白大姑奶奶的秘密
186	第十章	有悲有喜的结局

目 录





第
一
章

小 大 姐 ， 小 二 姐

小大姐，小二姐，
你拉风箱我打铁。
挣俩钱，给你爹。
你爹要戴红缨帽，
你娘要穿咯噔鞋，
咯噔咯噔下楼啰！
刮大风，下小雨，
南边来个白毛女，
你歇歇，你凉凉，
切个西瓜你尝尝！



蒲草家族 1

宝珠带着妹妹宝容走在魏镇的街道上，街两边做买卖的店家，有些跟她们相熟又爱说话的，常向姐妹俩念诵这首古老的歌谣，宝珠听到头一句，知道是人家跟她打招呼，这时候她就回过头去，朝那人抿嘴一笑。

“小大姐，今天又带小二姐到哪儿玩去？”

“去占大娘家。”宝珠乖巧地回答道。

“跟她学剪花样子吗？那还好，以后长成个巧手姑娘！可别跟她学烧香下神哟……”

“我也学不会呀。”宝珠又回道。

“一个寡妇，装神弄鬼的，说起来就是下九流！你一个好好的小大姐，别老朝她家门上跑……”

宝珠抿紧嘴唇，头微微地低下去。这时候，旁人既听不见她说什么，也听不见她没说什么，只能看到那脸上挂着的浅笑，礼貌又温婉。

宝珠八岁，宝容五岁。姐妹俩姓刘，家住魏镇街西头，她们的爹大名叫刘继香，是一个开斗行的——斗行是魏镇街人的叫法，其实就是粮行。老百姓买卖粮食一般用升、斗、斛、石去计量，而其中以斗用得最多，所以，粮行也叫斗行。

宝珠在家中是最大的孩子，宝容排行老二，老三还躲在娘的蓝布大褂底下跟人捉迷藏，是男是女，没人知道。不过，宝珠希望那是个男孩，因为父亲刘继香和母亲都希望那是个男孩——“继香”，“继香”，接连生了两个丫头，是该来一个小子继承香火了。

八岁的宝珠早早显出一个顶门长女应有的模样：鹅蛋脸面，肤色雪白，两个腮颊常年透着绯红色，怎么看都跟打了胭脂一般；身条在那个年纪的丫头中算是顶高的，一身紫花布染就的蛋青色裤褂，一年到

头拾掇得素素净净，整整齐齐，每当走道时，那条漆黑的独辫就在身后蜿蜒流动，青蛇似的，透着机敏和伶俐。

三月天气，刚过清明，太阳晒得街心的尘土都仿佛带着香。宝珠就这样牵着宝容的手，甩着她那条漆黑的独辫，踩着一街轻尘，走进了占大娘家的大门。

占大娘并不姓占。她亡夫姓李，名占银，魏镇人都叫她占银媳妇，占银生痲病死了，魏镇人依然这么叫。在宝珠记事后，占银媳妇已经安于寡妇的身份很久很久了。可怜的“痲病鬼”并没有给媳妇留下一男半女，媳妇却也没有改嫁。那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，眉眼里有一种清洁明净的气息。宝珠有时候猜想，如果占大娘不那么能干的话，也许早就改嫁了吧？

“占大娘。”推开院门后，宝珠轻轻地叫了一声。

魏镇街很多孩子叫占银媳妇“占大娘”，为什么不叫李大娘？因为他们总听大人提到“占银媳妇”，心里就认定她姓“占”了，并不清楚人家其实姓李。而对于这样的谬误，魏镇街人并不纠正——怎么说，也就是个没儿没女没亲族的寡妇，随便叫叫，一个称呼而已。

占大娘的院子很小，可是收拾得很干净：院心一株比房檐还要高的桃树，满满地开着一树桃花；西墙根儿还有石榴、枣树、木香花，不过眼下节气早，都还没到花期，才只冒出些星星点点的绿芽儿。除此之外，就是枣树下的一口水缸、一个石台。

“是宝珠和宝容啊。”听到宝珠的声音，占大娘从房门探出头来，满脸堆笑。

“嗯，占大娘，我先看看你的桃花。”

宝珠带着妹妹来到桃树下。桃枝很低，有一枝桃花几乎碰到了宝珠的头发。宝珠小心地抬起头，仔细地打量那些近处的花朵，瓣儿都



蒲草家族 1

是浅粉色的，可是花心红喷喷，看起来特别鲜艳喜庆。

“姐，我也要看！”宝容跺着脚嚷道。

宝珠把妹妹抱起来，让她也能够从容地从近处观赏桃花。宝容观赏过还不算，又伸手揪了几朵。

“不要揪！一朵花一个桃。”宝珠轻轻地拍打妹妹的手。

“没事的，桃结得太多也会掉，每年我都会疏掉一些花，晒干了好泡茶。”占大娘在屋里说。

占大娘正在剪花样子。冲门搁张小方桌，桌上一个细柳条编成的筐箩，还有白纸、剪刀和夹花样的本子。魏镇街十天逢四次集，每到逢集的日子，占大娘都要在街边摆摊卖花样子，对于她来说，那是很重要的一笔收入。

“刚剪的桃花，像不像？”占大娘冲宝珠伸出手，手心里是她刚完成的作品。一枝白纸桃花，两朵正面开着的，一朵只显出个侧面，还有两个骨朵儿、四片叶子，连花蕊也清清楚楚地剪出来，就算再细微的地方，也非常逼真。

宝珠托起那枝桃花花样，冲着门外的阳光举起来，眯眼仔细端详。阳光里的微尘轻轻起伏，衬着花叶微微颤动，宝珠不觉看呆了。

“像！”宝珠愣了一会儿，才喃喃地说。

“像！”宝容也脆声学着说。

占大娘笑了，接过宝珠递回的花样子，也学宝珠托远了一点儿，用痴迷的眼神打量了一番。忽然，她又叹了口气，说：“眼睛老花了！不知道再过十年，我还能不能剪出这么好的花样来呢？”

“占大娘，你也戴个眼镜嘛。”宝容忽然说。

“我哪戴得起那个啊！小宝容真会说。”占大娘笑了，把白纸桃花夹进花样子本子里，又顺手把筐箩向桌子对过推了推，说，“不剪了，今





蒲草家族 1

天！宝珠和宝容来，我就跟两个丫头玩半天。”

占大娘家里供着菩萨——正对门一个青砖砌成的神龛，当中挂着一幅菩萨的画像，画像常年半掩在两幅青布帷幕里，露出来的部分也叫香火熏得发黄，因此是宝相模糊，男女莫辨。宝珠曾经问过占大娘，那是什么菩萨？占大娘说，那是平安菩萨，保佑家宅平安的。

占大娘很喜欢宝珠两姐妹上门。她们之间已经形成一种默契的交情，超出了年龄和身份的禁锢，就像桌子和凳子一般自然相配，牢不可破。

“宝容，今天辫子是谁梳的？翘得像个羊角！”占大娘拉过宝容，细细端详她的圆脸和短发辫。

“姐姐帮我梳的。”宝容抬头看了姐姐一眼。

“哈！我说呢。太紧了，所以才这么翘嘛！你看，两个眼睛都吊起来了，这样可不好，会掉头发的。”

占大娘去取了她的梳头匣子，放在方桌上打开。

那是一个相当精致的木匣，檀木雕花，周身涂了厚厚一层紫色大漆，由于主人的勤于拂拭，虽然经历了多年光阴的侵蚀，依然明光锃亮。匣内一格一格的，分门别类地放着占大娘的梳头家伙：木梳，竹篦，牛骨剔发针，装头油的玻璃瓶，还有纯银的簪子、挖耳勺子、压发针……虽没什么名贵的东西，占大娘看它们的眼光，依然带着无限的深情。她总是小心翼翼地取用每一样东西，用罢了，又小心翼翼地放回原处，仿佛它们都是娇贵的婴儿，非如此宠溺不可。占大娘对匣子和匣子里东西的态度，连宝珠和宝容两姐妹也受到了感染，她们都认为，这个匣子是珍贵的，理应匹配世间最小心翼翼的呵护。

占大娘取出她的桃木梳，打开宝容的辫子，替她重新梳理。宝珠站在旁边看，看到占大娘的手指一番灵巧地翻动，宝容的辫子就结成

了。还是两条羊角辫，不同的是，它们不再剑拔弩张了，而是温顺地向两边撇开，就像两道黑色的霓虹——宝珠相信，如果妹妹站在阳光下，她的两条辫子一定会迸射出五光十色的彩虹。

“怎么样？现在好多了吧？”占大娘转过头问宝珠。

“嗯。”宝珠说。

“是好多了。”宝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也发表了她的见解。

“头面，头面，一个人的头发就是她的脸面，一定要光光正正、和和气气，太邈遏了不好，太凶眉恶眼也不好。”占大娘说着，起身去抽菩萨像前供着的柳枝——虽然名叫平安菩萨，占大娘却给了她观音大士的仪仗，在神龛前摆了两个清水净瓶，瓶里插着新鲜的翠柳。

占大娘抽出两根柳条，用手绢包住柳条的末端，再用牙齿咬出柳芯的那个硬尖尖，轻轻地一捋，修长的柳条就变成了毛茸茸的柳球。

占大娘把柳球给宝容插在辫根上，一边一个。

“大娘没有绒花给你戴，只有这个绒球。”占大娘自嘲似的说。

宝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多了两个翠绿的柳球，的确比刚才精神了许多。她很满意地晃着脑袋，连说：“这个好！这个好！”

“占大娘，你拔了菩萨面前的柳条，不怕她怪罪吗？”宝珠俯向占大娘耳边，轻轻地提醒道。

“哈哈！你担心这个？菩萨不会怪罪的。我把小姑娘打扮得花朵似的给她看，她欢喜都来不及！再说了，去了旧柳，才有新柳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宝珠笑了，没有答话。但宝珠从此知道，占大娘对待她供奉的菩萨有两种态度，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，她不能理解，却很喜欢。

占大娘对她的作品很满意，无论是宝容的辫子，还是柳球。她把梳头匣子合上，用手绢子拭抹了一番后，又放回黑漆碗柜上。宝珠和宝



蒲草家族 1

容两姐妹的目光追随着她。占大娘的身量并不高，因此把梳头匣子放回柜顶时，需要踮起两只脚尖。那是一双裹过的小脚，很多年习惯于用脚跟走路，踮起来的时候就显得分外吃力，占大娘必须把身体靠在碗柜上，借它一点支撑的力量，才能不让自己倒下去。

放妥了匣子，再回过头时，占大娘已是一脸细汗。

“老啦！身子都缩啦。”占大娘自嘲地笑着。

“哪里老了？一点儿都不老。”宝珠真不觉得占大娘老，特别是她对待镇上小孩的态度，就好像，她也是一个小孩似的。

“都快五十岁了，怎么能不老？我娘死的时候，才四十九。那会儿，她牙掉得都没剩几个了……”

占大娘的神情忽然变得黯淡了。她想到将要到来的老年，可是，她并没有一个子女，陪伴她度过那陌生而可怖的老年……

“等以后我老死了，这个梳头匣子就送给你。宝珠，你要不要？”

占大娘仿佛很随意地说道。

“哎呀！占大娘……”宝珠说。

“不过，到那会儿你说不定长大了，出嫁了。你那婆婆，怎么可能让你收着一个老寡妇的东西，那多不吉利呀……”占大娘又自嘲地笑了，神情恢复到惯常的明朗。

宝容也笑了，宝珠却没有。她紧紧地抿着嘴唇，一双眼睛暗黑暗黑的，好像失掉了全部的神采。

占大娘有点纳闷儿，她歪头看了宝珠半晌，明白过来了。

“听到我要老死，你吓着了吧？”占大娘问。

宝珠没有说话。

“这有什么可怕的？人都是要死的，谁还能长生不老吗？除非是天上的神仙！我比我那死鬼男人长寿，已经知足了。有人都活不到我这

个年岁呢。”

占大娘神情轻松地说笑着，宝珠的脸上稍回了一些霁色。不过，占大娘还是能看出来，小姑娘不及平常舒坦。

“要不咱们出去折柳条吧。嗯，借菩萨两根柳条，再还给她两根柳条。”

占大娘锁了门，和两个小姑娘一起出来。太阳暖烘烘地照着，魏镇街的草房全都乖乖地躺在阳光底下，像一堆正享受着阳光的大狗。软软的柳条儿在风里轻轻摆动，仿佛是给大狗们挠痒痒的小手。

占大娘和两个小姑娘来到一株大柳树下。这是一株河柳，不同于垂柳的柔条垂地，它的枝条都是向上生长的。蓬蓬的一树柳条儿，仿佛一根直指苍天的大绿鸡毛掸子，三个人站在树下向上张望，却没有办法折下一根来。

“要是来个会爬树的孩子就好了。”占大娘说。

“我爬！”宝珠说。

“可不能！要是让你爹知道，说我把他家大姑娘教野了。再说了，你那一双小脚也不行……”

“我脚行！我脚行！”宝容立刻跳起来说。她还没开始裹脚，一双肉乎乎的肉丫子，在鞋子里自由生长，让她觉得自己满天下都能去得。

“你怎么行？掉下来不是玩的，我抱着你试试。”占大娘笑着，把宝容举起来，叫她用力往上够。不过，很可惜，两个人接起来也够不着那碧绿的柳条，占大娘只好又把宝容放了下来。

正在为难时，大路上来了一个男孩，男孩身后跟着一条黑狗。

“来宝！正好，来给大娘折几根柳条。”占大娘高兴地朝男孩招手。

“我凭什么给你折柳条？”来宝翻了翻白眼珠。



蒲草家族 1

“哎呀，你是男孩，会爬树嘛。”占大娘继续笑着。

“会爬树就要给你们女人使唤？呸！你个老寡妇！”来宝忽然口吐不逊。

“你这孩子，怎么不好好说话呢？”占大娘的笑容僵在了脸上。

宝容往姐姐身后缩了缩。她年纪虽然小，却已知道来宝的脾性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忽然使坏。她害怕他那双揪过她辫子的手，她还亲眼看见他追赶白大姑奶奶的那只大黄猫——追到了，把大黄猫揪在手里，脱下鞋子用鞋底猛扇它的脑袋。大黄猫挠他，他就把它扔到河里，大黄猫虽然凫水逃脱，过了一些日子，还是死了。宝容很喜欢大黄猫，每次去白大姑奶奶家都要捉过来玩一阵。因此，它的死，给宝容心里留下了不小的阴影，从那以后，她看见来宝就害怕，怕得要命。

来宝比宝珠小两岁。因为他是男孩，很有蛮力，宝珠一般不招惹他。不过，眼下看到他如此欺负占大娘，宝珠看不过去了。

“来宝，你这样说话不好。”宝珠说。

“要你管！丫头片子！”来宝轻蔑地瞥了宝珠一眼。

“再胡扯我叫人揍你！”

“你叫谁揍我？”来宝的神情越发轻蔑了。

“不信？不信你就等着！你也没长一身铁皮，总归是肉做的。”宝珠往前踏了一步。

“算了算了！我家供的也不是观音菩萨，本来也用不着柳条。”占大娘将宝珠拉了回来。

来宝带着他的黑狗走了，太阳依旧晒着，柳条依旧在风中轻舞，可是三个人的心境，却因为这个不愉快的小事件，跟刚才完全不同了。

“你看，好好的，这是怎么说的……”看着来宝远去的背影，占大娘讷讷地说。

“他是条小坏狗，见谁咬谁！”宝容悄悄地说。

“哎……”占大娘很难过，她的眼泪好像都快流出来了。

“占大娘，那孩子没人性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”宝珠劝慰着占大娘，却不敢抬头看她那受了伤的脸。

“哎，宝珠说得是。他就是一个没长成的小巴狗儿，我这把年纪，跟他计较什么呢？我回家剪一会儿花样子，就忘了……”占大娘虽是这么说，宝珠却知道，占大娘是不会忘记的，至少在今天、明天，她都不会忘记。可是，宝珠却不知道如何替她医治——占大娘的心，一定被来宝伤害得不轻。

来宝是麻经纪的儿子。麻经纪是一个麻脸的老头，每到逢集的日子，都在猪行讲猪，赚几个佣钱。麻经纪很老很老了，老得一把胡须都白了，来宝是他最小的孩子，也是唯一的儿子，因此相当钟爱。讲猪的时候常把他带着，赚到了钱，来宝想吃什么零嘴都买给他吃，算是“要天不许地”。来宝的娘也特别疼爱这个老儿子，因此，就把个孩子惯成了人见人厌的小魔王。不过，他自家人还当孩子脾气硬，长大会出息。

就是这么个顽劣的孩子，把占大娘和宝珠姐妹的一天全毁了。占大娘不要什么柳条了，她要赶紧回家去，躲进她那个清静的小院里，用剪刀和白纸去医治内心的创伤。

“我要回家剪花样了，你们跟我一起回吗？”占大娘问宝珠。

“不了，我带妹妹去白大姑奶奶家转转。”宝珠还是不敢抬头看占大娘的脸。

“嗯，那你们就去吧。白大姑奶奶年纪大了，比我更喜欢小孩子去串门。”占大娘说着，就回家去了。

占大娘走后，宝珠和宝容往白大姑奶奶家去。路上，宝珠一句话都没有说。因为她的心里很不痛快，不单是由于来宝的无礼，她的心里



蒲草家族 1

总是回响着一句话：“等以后我老死了，这个梳头匣子就送给你……”

那么好、那么能干的占大娘，以后也会老死吗？如果是这样，那也太可怕了！到那时候，到哪里再去找她说话？到哪里再去看她剪桃花？宝珠长这么大，还从来没有经历过人的死亡，街上有时过送葬的队伍，她都当热闹看，魏镇街人也都当热闹看，但是宝珠不敢想，要是占大娘躺在黑漆棺材里，被一群男人抬着，吹吹打打地送到坟地里去……

宝珠打了个寒噤。她不敢再想下去了！

“白大姑奶奶！”宝容娇声叫起来。

宝珠猛然清醒过来，原来她们已经到白大姑奶奶家门口了。

白大姑奶奶一个人住两间简陋的草房，没有院子。此刻房门大开着，宝珠朝里一探头，看见白大姑奶奶坐在她那个大蒲团上，正扯着大褂襟头的手绢子擦嘴。

“进来！进来！”白大姑奶奶说。

宝珠和宝容进了屋。白大姑奶奶对面有两个小矮凳子，姐妹俩一人扯过一个来，疲惫地坐下了。

白大姑奶奶九十六岁了，是魏镇街最老的人，可能还不止——如果说她是天底下最老的人，宝珠一点都不会感到怀疑。

冲门的地上铺满了阳光，光影看起来比外头还要灿烂一些。白大姑奶奶坐在蒲团上，身子一半在阳光里，一半在幽暗处——她那件陈旧的黑布大袄，只要稍稍背离阳光，就变成黑夜的颜色。不过，她的头发是雪白雪白的，被太阳一照，根根发亮，仿佛银丝。银丝底下是一张白胖的大脸，就算九十六岁了，还当得起“银盆”两个字。

占大娘是因为嫁过来才落户魏镇的，白大姑奶奶不同，她是土生土长的魏镇本地人，不然，大家也不会叫她姑奶奶了。宝珠听人说，白大姑奶奶年轻时是个陪房丫头，男主人不知当什么官，因为职业的需要

要，辗转到过很多地方。白大姑奶奶一直和主人在一起，后来就到了上海，并在那里过了许多年。据白大姑奶奶说，她在上海的日子很好，帮主人带孩子、奶孩子。她自己的孩子，主人也当亲生的一般看待，送他们去学堂念书，长大后又送到店铺里学做生意，后来，就定居在上海了。只是白大姑奶奶思乡心切，当有一天，她觉得自己老了时，执意搭船回到故乡来，安享她的晚年，就算骨肉分离，也在所不惜。

不过，白大姑奶奶命运似乎不济，回到家乡之后，她才发现，她白姓那支人几乎都死光了。当时她已经七十多岁，没有亲族照应，生活不容易的。可是，她也没有提再回上海的话，一个人孤独地住着。在上海的儿女也从没有来看过她——到后来，魏镇街人都有点怀疑白大姑奶奶的话了：也许，她并没有儿女？不然，没道理二十年不上门看生身老娘。但是呢，有一回，白大姑奶奶拿出一张汇票，堵住了所有魏镇街人的嘴。那张汇票是从上海寄来的，票身虽然又旧又皱，上头标的日子却是新的，送到钱庄里去，也能取出白花花的洋钱来。白大姑奶奶说，那是她儿子寄给娘亲的养老钱。魏镇街人这才打消了疑虑。

按魏镇街人的眼光看，白大姑奶奶一辈子享福——跟着做官的主人家，哪能不吃肉？不然，她也长不出那么白胖的大脸。眼下，虽是一个孤老婆子住两间草房，人家可是有上海的儿子给她寄钱花的，可谓吃喝不愁，魏镇街人谁有这样的福气？就说占大娘吧，她要不是靠剪花样子兼装神弄鬼混几个钱，只怕早就饿死了。

九十六岁的白大姑奶奶，虽然依旧脸若银盆，银盆上却生出好些个黑疤。那些黑疤，前几年还是没有的，宝珠记得清清楚楚。她曾经问过白大姑奶奶，怎么脸上忽然长出这么多痣来？白大姑奶奶脸一沉，说：“不要瞎问！好人家的姑娘，多嘴多舌的，成什么样子！”宝珠碰了这么一个钉子，心里又羞又恼，好些天没到白大姑奶奶家去。不过，后